一、北國・烽火・童年

春夏與秋冬　情難揮墨暢　花憐枝上風　雲作山頭浪
旅夢在鴻泥　鄉愁生板蕩　人生須及時　七十已在望

——摘自夏一夫，〈自敘詩〉，《夏一夫的繪畫》，1995

[左圖]

1947年，夏一夫在青島中山路的一家照相館所拍的大頭照。

[右頁圖]

夏一夫　直立山景（一，局部）
2010　水墨設色紙本
66.5×44.5cm

國立台灣美術館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1988年，臺北市立美術館舉辦的「墨與彩的時代性——現代水墨展」畫冊。

1988年，是臺北市立美術館成立後的第五年，作為該館重要大展的「墨與彩的時代性」，公布當年「創新獎」競賽的首獎名單，竟是一位高齡六十二歲的畫壇新人——夏玉符；更令人驚奇的是，他得獎的作品是以一種極為細緻、繁密的焦墨細筆，卻營造出充滿潤澤感的雨後雲山小溪，一反臺灣自1960年代以來，以墨筆書寫揮灑抽象構成的「現代水墨」概念，開拓出現代水墨另一寫實的新風貌。

夏玉符，又名夏一夫，一夜之間，成了臺灣現代水墨畫壇的傳奇人物，引發藝壇極大的好奇與討論。夏一夫是誰？是什麼樣的思惟，讓這位老人家，畫出如此細緻又具有現代感的水墨創作？

身分證誤植年齡

夏一夫，字玉符，本名夏鴻錫，1927年出生於中國北方的山東省棲霞縣，由於身分證的誤植，使他有時也寫成出生於1925年；其實他真正的生肖屬兔，也就是出生於丁卯年的1927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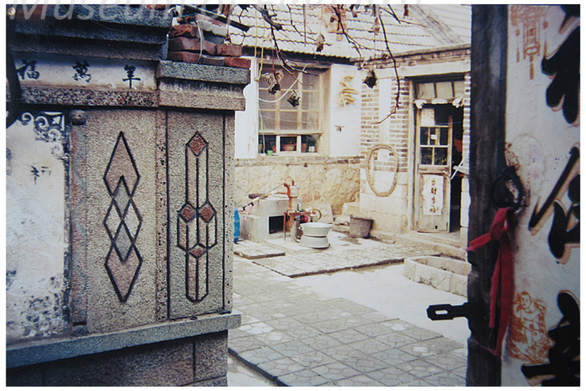
山東棲霞是位在山東半島上的一個縣城，轄屬煙臺市；自來以盛產蘋果聞名，而有「果都」之美稱。境內多山，故又號稱「山城」；山地中石灰岩豐富，因此亦產水泥、滑石等工業產品。

藝術天分傳自祖母

夏家自明朝以來，即世居棲霞寨裡鄉小姜格庄村，和很多傳統的中國家庭一樣，夏家也擁有幾分地產；但曾祖章德公嗜賭，以地契抵債，曾祖母屢勸不聽，只得以死諫。曾祖父將曾祖母喪事料理完畢，即拋下幼小子女，獨自遠赴關東。當時祖父和祖姑母年齡都只在四、五歲之間，託由叔兄弟照料。俟十餘年後返回棲霞故居，此時夏一夫的祖父母已結婚多年，兩人刻苦持家，改善了家族命運。

至夏一夫的父親夏星五，承續祖父母家業，協助祖父母經營蕾絲代工事業，家族尚稱富裕。夏星五娶妻王氏，即夏一夫的生母，因她身體虛弱，一夫自幼便由祖母撫養教導。

在夏一夫的記憶中，祖母是一位非常特殊的女性，甚至可以說：在傳統的社會中，她就是一位真正的藝術家；她善於女紅、刺繡等手藝，不但技巧純熟，且富有創意，無論是元宵節的燈籠或是各種刺繡，她都能別出心裁地創造出與眾不同的樣式，極受大家喜愛。其中尤以蕾絲的織品，更是當時的時尚；祖母乃自繪蕾絲花樣，由祖父把這些東西拿往煙臺販售，由於是自創花樣，頗受當時一些外國商人和傳教士的歡迎，便將代工事項全權委任，家中經濟也因此獲得大幅改善。夏一夫日後的精於各種設計、製作，乃至繪畫的藝術天分，應有一大部分正是來自祖母的遺傳。



美術成績嶄露頭角

不過，夏一夫出生的1927年，對中國而言，是一個充滿苦難的年代，這年的5

[右頁上圖]
夏一夫在山東故居的外牆，如今已整修過。

[右頁中圖]
夏一夫故居已被新屋主拆掉南屋改為入口。

[右頁下圖]
從大門口可以看到夏一夫故居一角的舊貌。

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月，日本出兵山東，這是軍國主義全面侵華的開始；中國內部也陷入北伐軍與軍閥間的激烈對抗，以及國共間的鬥爭對立。1929年，也就是夏一夫三歲那一年，父親為了躲避鄉間那些散兵游勇的任意搶劫，決定全家搬離棲霞、遷往較為都會的煙臺。

1932年，是遷居煙臺的第四年，夏一夫六歲，母親因生產導致身體虛弱，一病不起，一個多月後便不幸去世；而剛出生的妹妹，由祖母照顧，因缺乏母奶哺乳，營養不良，半年後也不幸夭折。隔年（1933），父親為了照顧年幼的一夫，再娶陳麗掩女士，成為一夫的繼母。父親也在這年獨立開設「魁豐號」花邊莊。

夏一夫的繼母陳麗掩女士。

繼母陳氏出身世家，是棲霞當地地主的千金，極富修為，對夏一夫更是百般關照、愛護。由於陳氏自幼也是由繼母養育長大，很能理解非親生子女的感受；因此，她以更大的愛心來撫育、教養一夫。即使後來她有了自己的小孩，在拿水果分給孩子們吃時，都會切成大小不同的兩份，較大的一份給一夫，較小的一份給弟弟，並告訴弟弟：「一夫是哥哥，哥哥要吃大的，弟弟吃小的。」有時一夫犯了錯，媽媽也不會當面責備，而是要他先到房間裡的太師椅上坐好，然後輕聲細語地問他：「這樣做對嗎？這樣做好嗎？你看這樣可以嗎？」因此，年幼的夏一夫，在祖母和這位媽媽的疼愛教養下，奠定了極為善良、正面的人生觀。

早在生母過世前一年的1931年，日本關東軍爆破柳條溝鐵路，攻擊國軍，全面占領了東三省，是為「九一八事變」。同年12月，蔣介石被迫下野。1932年，母親過世，夏一夫也以六歲之齡，進入煙臺當地簡易小學讀書。

既到了入學的年紀，私塾裡的老師劉秀才就為夏一夫另取學名鴻璽，字玉符。兩年後（1934），由簡易小學轉入養正小學就讀，一位自北京學習美術回鄉的任光庭（1910-1985）老師，也就成了他的美術啟蒙老師。由於對美術的喜愛，隔年（1935），父親又安排他隨一位老畫家李荷生習畫，那年是九歲。李荷生是天津人，專攻工筆花鳥，走的是清代花鳥大師惲壽平的風格。同年，父親將家中商店擴大，改名「美中美商店」，除蕾絲花邊外，也經營女妝用品。

不過也就在這個時期，日本侵華的行動轉趨積極，1937年7月，爆發震驚中外的「盧溝橋事件」，日本假藉一名士兵失蹤，展開全面侵華的行動；當時甫遇西安事變（1936）的蔣中正，在全國壓力下，宣布全面抗戰。

由於中日的激烈衝突，位在山東的人民，也就備受戰爭的壓力與迫害。雖然是在戰亂期間，但不影響夏一夫對美術學習的熱愛。1939年，也就是他十三歲那年，考上煙臺師範學校簡易部，繼續跟隨任光庭老師學習山水，使他在校的美術表現及成績總是名列前茅，受到學校的注目和肯定，父親也全力支持他在美術上的學習。

以第一名美術成績告慰父親

此時日軍對中國的侵略，日趨激烈，日本軍警對中國人民的管束也

【關鍵字】

惲壽平

惲壽平（1633-1690），江蘇武進人，字壽平，改字正叔，號南田、雲溪外史、東園客等，為清初著名畫家。家境清貧，不應科舉，而以賣畫為生。早期工山水畫，筆墨雅淡秀逸，後來結交了畫家王翬，彼此切磋，相較之下自覺如再向山水畫發展也超越不了王翬的藝術成就，在不願屈居第二的心裡之下，於是決意另闢蹊徑，朝向花鳥方面發展。

惲壽平自稱是學徐崇嗣的沒骨畫法，格外重視寫生，善於以水墨淡彩入畫，作品呈現出一股清潤明麗的風格，受人稱頌，漸有「惲派」之稱（亦稱「常州派」）。後來中國繪畫史上，將他與王時敏、王鑒、王翬、王原祁、吳歷合稱作「清六家」，可見其重要性。惲壽平同時兼精於行楷書，取法自褚遂良，字跡秀朗，詩文也清麗秀潤。有《甌香館集》傳世。

惲壽平 菊花圖 清 紙本著色 22.5×28.3cm

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[上圖]
夏一夫　乾枯的山　1985
水墨紙本　58.5×58.4cm
臺北市立美術館提供

[右頁上圖]
夏一夫　鬱沉的山　1997
水墨紙本　135×69cm

[右頁下圖]
夏一夫　山谷　1987
水墨紙本　54×80cm

愈趨嚴厲。父親在亂局中，慘遭牽連，終至棄世。

原來夏一夫父親經營的女妝用品店，有一位精通英語的劉姓股東，夏一夫喊他劉伯父，被懷疑是重慶政府派駐山東的諜報人員；日本憲兵隊派人來抓，劉伯父匆忙間跳窗逃逸。結果父親被要求每周前往憲兵隊報到，遭到許多不人道地對待，甚至原本一隻義眼都被打碎，影響健康，最後終告不治，時為1940年。

不過在父親臨終之前，仍有機會看見夏一夫參加學校美術比賽第一名獲頒的獎狀，也不枉費父親長期支持兒子習畫的苦心。夏一夫在多年後，回憶當年的景象，仍不免噓唏、感傷。他說：

我抱著獎品站在靠近土炕的地方，大聲地說話，告訴父親我得到第一名的消息；父親側著身子，用力地瞪大了眼，當時他已病重得不能說話，但眼睛散發著一些光彩，而嘴角也有些高興地帶著一絲微笑。那時大約是下午四、五點的時刻。到了晚上約七點半前後，父親就永遠地離開了。

父親辭世的那一年，夏一夫才十四歲；然而也正是父親臨終前眼睛所綻放的那一絲光彩，和前一晚勉強開口留下：「努力吧！自己上進！」的遺言，成了他終生不斷努力、精進、不敢鬆懈的生命動力。

與鄭月波結為良師益友

1942年，夏一夫從煙臺師範學校簡易部畢業，順利進入該校師範部。在此，他遇到了生命中的另一位恩師，也就是來自南方的一位美術老師鄭月波（1907-1991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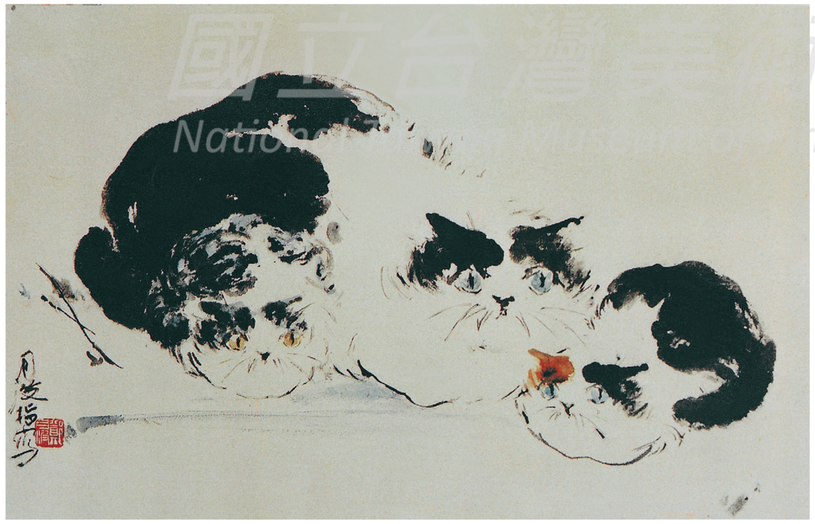
1989年林風眠於臺北的國立歷史博物館舉行「林風眠九十壽辰回顧畫展」時，祖孫師徒三代合影。右起：林風眠、夏一夫、鄭月波。

鄭月波原籍廣東東莞，出生於馬來西亞，是南洋華僑；後返國入國立杭州藝專求學，主修圖案。當時藝專的校長林風眠（1900-1991），既是廣東同鄉，又同為客家人，因此師生相處，格外親密；鄭月波也成了該校的首屆畢業生。畢業後，原在上海工作，後因養病，應煙臺師範學校邀請，前來任教，專授素描與水彩課程。夏一夫從鄭月波獲得較為先進的西方美術知識與技法，日後兩人更維持著亦師亦友的長期情誼。

1945年，夏一夫還在煙臺師範學校求學；當年深受父親掩護之恩的那位劉姓世伯，基於對夏父的感念，主動表達願意栽培夏一夫的心

1988年2月4日，夏一夫（後排右4）的恩師鄭月波（中坐者）八十二歲生日，煙臺師範學校同學們為他祝壽時所攝。

1964年，「八朋畫會」的成員在國立歷史博物館聯展合影。（左起：陳丹誠、季康、王展如、鄭月波、馬紹文、林玉山、胡克敏、傅狷夫）（藝術家出版社提供）



鄭月波　天倫樂　1976
水墨指畫　44×67.5cm
臺北市立美術館典藏

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願，便在家人同意下，準備將夏一夫帶往重慶。但尚未出發，還待在游擊陣地等待的當年8月間，日軍就已宣布無條件投降，長達八年的抗戰獲得最終勝利。

抗戰勝利後，夏一夫順利取得煙臺師範學校畢業的認證，而他學習美術的志向未曾消減。1946年，他使用畫名「夏陽」，入選青島市舉辦的第一屆美術展覽會，在當時青島的青年知識界，還薄具聲名。隔年，他基於繼續進修的強烈意願，南下南京，報考剛剛準備復員回西湖的國立杭州藝專，也獲得校方同意，以二年級轉學生身分單入學。不料，卻逢該校學生鬧學潮，遲遲無法開學。一幅以盛裝打扮的女子頭像，正是此時留下的作品，可以窺見流利的線條間有著強烈的裝飾趣味。

就在等待開學的時刻，突然接獲故鄉拍來的一封電報：「母病速歸」，夏一夫於是匆匆束裝返鄉。回煙臺探視母親，發現母親病情已無大礙，夏一夫便前往青島，在雲南路小學短期代課後，成為青島市立臺東六路小學的正式美勞教師。一幅描繪女子胸前環抱著一束鮮花，站在月光下的巷子口，仰頭望天，似乎有所等待的模樣，正是當時的作品，帶著強烈的文學性。此時，因國共間的戰爭已進入決戰階段，山東的情勢一夕數變，為躲避戰亂，夏一夫決定南下，來到了上海。

不久，共產黨的軍隊節節進迫，終於渡江，上海岌岌可危；1949年4月28日，夏一夫以裝甲兵司令部二等兵身分，登上了開往臺灣的軍艦。在船上等待了將近一個月，到了5月19日晚間，船艦終於啟航，駛離黃埔江。兩天後的5月21日，共產黨軍隊進入上海；同一天，夏一夫也抵達了臺灣。這一年，他年僅二十三歲。

[左圖]
1947年初秋，夏一夫的朋友李開亞要回蘇北徐東老家，夏一夫以毛筆與鋼筆畫下此畫作為紀念。

[右圖]
1947年，夏一夫在南京中央商場的貨架後面的小板桌上的毛筆畫。

[本頁二圖]
1946年，夏一夫在青島平原路17號獨棟小樓2樓畫的油畫。

國立台灣美術館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